

宋词小令结尾设问句式对余韵营造的结构功能分析

于超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 宋词小令篇幅短小意蕴深长, 结尾设问句式是情感延宕与审美余韵生成的核心要素。研读典型词作的文本内容, 设问句借开放语义与未决语气拓展意境边界, 挣脱语义闭环, 让读者心底的情思久久萦绕。设问承接情感递进与转折的结构功能, 依托语气张力把控阅读进程, 催生由内而外的审美传递。声律、语义与意境层面的协同配合, 搭建起小令独有的回环余韵体系, 提升词体的艺术感染力与审美层次。

关键词: 宋词小令; 设问句式; 余韵营造; 结构功能; 意境延展

引言:

宋词小令重凝练表达, 可在有限篇幅里生出绵延不绝的审美回响, 这一特质值得深入思考。结尾设问句式极具特点, 不依附修辞装饰, 不做情感的浅层收束, 语义未尽间催生全新的审美体验。读者接触设问, 会不自觉进入再思再感的状态, 文本由此拥有超出字面的表达张力。剖析这一句式的结构组织与表达逻辑, 可明晰小令短章里悠长艺术回声的形成路径, 厘清词体语言与情感建构的深层联系。

一、设问句式在小令结尾中的呈现形态

(一) 句式类型与语气特征

宋词小令结尾设问的句式类型并非单一, 可划分自问式、遥问式、反诘式与无答式等形态。自问式多用于情感内转, 词人借设问完成主体意识的自我回环, 将抒情从外部景物折返至内心深处; 遥问式常虚化发问对象, 或指向远人, 或指向时空, 借对象缺席构筑情感悬置; 反诘式带有否定意味, 无意求得答案, 只为强化语势, 加厚末句的情感浓度; 无答式尽显小令结尾的留白特质, 问而不答, 语断意不断, 为篇末塑造开放的语义结构。

设问句可调节小令结尾的抒情强度与审美节奏, 疑问语气不只是传递不确定之感, 还依托迟疑、叩问、回望等层次, 打造含蓄却不封闭的抒情质感。轻问之辞贴合婉约风格, 萦绕出低回盘旋的余韵; 沉问之辞加重末句顿挫感, 让情绪在停顿间持续酝酿。结尾设问的语气价值藏于“未完成性”之中, 语言的悬而未决可拉长读者的阐释路径, 让词作在短小篇幅里生出超越字面的审美张力。这类未完成不是表达上的缺憾, 是刻意为之的艺术留白, 不给出固定答案, 让语义保持开放流动的状态。读者直面设问时会主动搭建文本意义, 对情境与情感展开多维度解读, 拓宽词作的审美疆域。这般余韵不会局限于句内, 会在反复品读中

持续沉淀升华。

(二) 位置安排与篇章收束方式

设问句出现在小令结尾, 不是偶然的修辞布置, 是篇章结构细致打磨的成果, 小令篇幅短促, 情感推进需保持高度凝练, 结尾句承担全篇情思的聚合职责。设问置于末尾, 可在前文铺叙、写景、怀人或感时的基础上完成聚焦, 把分散的意象与情绪统一引向未封闭的表达节点^[1]。这类位置设定让结尾跳出单纯“结束”的定义, 化作情感张力最集中的区域。设问句占据篇末结构高位, 获取统摄全篇意脉的能力, 前文内容可在最后一问中得到新的解释与照应。这一结构定位让设问成为全词情感与意义的汇聚核心, 整合分散铺陈的景象与情绪, 在发问中完成内容再组织。

前文意象、叙述与抒情在末句被再度激活, 展现回环往复的艺术效果, 读者于这一节点回望全篇, 可感知作品深层的内在关联, 提升整体凝聚力与审美深度。设问句在篇章收束中展现“收而不尽”的艺术特质。陈述句多偏向完成判断, 结尾语义偏向闭合。设问句以疑问形式打破封闭格局, 篇章字面终止, 情感与意境仍可持续延展。该句式可形成回收式收束, 将前文零散线索归拢至一问之内, 也可形成外拓式收束, 借末句把审美空间延伸至文本之外。这类收束方式契合宋词小令的创作需求, 化解短章体制里“篇幅有限而情韵求深”的表达难题, 让末句成为余韵生成的核心结构支点。

(三) 与词调声律的配合关系

结尾设问句式在小令中生成深远余韵, 与词调声律的内在规约存在紧密关联, 词不属于自由散行的抒情文本, 创作需依附曲调, 句法排布、节奏长短与平仄转换均受曲度约束。设问句置于结尾位置, 可依托声律停顿、句脚用韵与音节顿挫, 放大发问语气的听觉感知。疑问语势与声调起伏相融, 可勾勒出低回挑起、

再归沉潜的声情走向。句末韵位以含蓄、轻柔或悠长之音收尾，可为“问”赋予可感的听觉回旋，实现语义余韵向听觉余韵的转化。

词调整奏结构限定设问句无法脱离整体腔调单独运用，小令篇幅精简，注重上下片、节拍与顿位间的有机呼应。结尾设问与前文形成节奏反差，可凸显篇末语势，引导读者在音律变动中捕捉情绪转向；与前文维持同一声情基调，可构筑绵延的抒情波纹，提升文本整体协调性。设问句与词调声律的适配，折射出语言形式与情感表达的同步构建。小令结尾的发问不靠字面意义达成效果，依托句法、音律与语气的复合作用，完成余韵的深层塑造。

二、设问句式对余韵生成的结构机制

（一）语义开放与意境延展路径

设问句式融入宋词小令结尾，核心结构特质体现为语义指向的非闭合状态，陈述句依托判断完成意义的最终落点，语义边界具备明确的限定性。设问句将整体句意定格在待定范畴，文本收尾处留存多维度的阐释空间。词人规避即刻给出确定答案的表达模式，以疑问语态留存情感层面的留白空隙，景情事三类要素之间保持若即若离的关联形态。这类未完成性的表达逻辑，可破除篇末固有的语义闭合框架，引导读者在阅读完成后持续开展补充联想与逻辑推演，让小令在有限的文字篇幅中催生超出文本表层的意义增殖效果。

意境延展依托这类开放的文本结构得以完整实现，小令惯以片段化的意象组合构建专属审美场域，结尾设问重新激活既有意象间的内在联结，景物描写从静态的画面呈现转向动态的意蕴生发。发问触发后，前文提及的月色风声归期离愁等意象，跳出单纯并列的存在形式，在疑问语调中转化为可供读者重新感知的审美符号。读者直面未给出答案的设问，自然进入意境再造的接受流程，从句子内部的表层意义延伸至文本之外的审美空间，从外露的情思转向潜藏的深层意味。由此形成的意境延展路径，强化词境的纵向深度，余韵的生成始终建立在语义持续敞开的文本基础之上，让短章小令在精简形制中承载起绵长且厚重的审美意蕴，实现文字体量与情感内涵的平衡共生。

（二）情感递进中的张力构建

宋词小令的抒情结构摒弃平直铺展的模式，依靠情绪的逐层积淀完成逐步升温，结尾设问句式能把前文铺垫积攒的情感势能收拢到极具冲击性的爆发节点^[2]。词人在上片下片之中以景物承载情思，以事件传递心绪，借助时空的交错转换收拢主观心绪，至篇末用发问的形式将内心情愫猛然提起。设问的表意看

似温婉内敛，却有着极强的情感聚拢作用，前文潜藏的惆怅、怨慕、怅惘与感伤都能在刹那间抬升语势，让情感抒发形成从隐伏到彰显、从舒缓到急切的层次变化。

这种审美张力不依托直白的情绪宣泄，依托克制与迸发相融的表达手段形成，设问不给出直白的是非判定，以意犹未尽的表达留存充足的情绪张力，搭建起含蓄抒情的稳定框架。读者品读篇末语句时，会受到未曾消散的心理牵动，问句提出后情绪并未彻底释放，情感始终维系在临界的状态之中。这般临界特质为小令结尾赋予浓烈的审美张力，避开情感抒发的浅白直白，依托疑问的语气强化内心的触动，作品在文字收尾后依旧留存内在的情感波动，成为余韵能够持续萦绕不散的根本动因。

（三）阅读节奏与审美回响的形成

结尾设问句式能够直接调控宋词小令的整体阅读节奏，小令文本篇幅偏于短小，整体阅读节奏的搭建多依托句法的切换与语气的变动实现。前文内容多聚焦叙写、描景与情感铺展，结尾陡然切换为设问句式，会直接打乱读者既定的阅读节拍。读者顺着前文形成的语势持续推进阅读，抵达末句时会受疑问语气影响，生出停顿、回望与重新梳理的阅读行为。节奏层面的这类延宕处理，让篇章的收尾脱离单纯语句终止的范畴，化作可供读者反复回味的核心审美节点。设问制造的阅读节拍停留，能够拉长作品被读者接受的时长，也能强化末句对全篇结构的主导作用。

审美回响的诞生依托节奏层面的停顿与往复完成，结尾设问跳出表层叙述的框架，借助阅读过程里的心理回溯，带动读者在篇末重新梳理前文的意象与情感脉络。发问不会给出即刻的答案，只会催生文本内部的审美回声，读者在反复品读中捕捉文字之外的意蕴、腔调之外的情思与情境之外的境界。小令借此形成句止而意未止的艺术效果，文本的审美生命力不会停留在末字之上，会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不断延伸。设问句式完成语言形式向审美体验的转变，让阅读节奏与余韵的生成构建起对应的内在关联。

三、设问句式的艺术整合与表达深化

（一）多重意象中的意义叠合

宋词小令结尾设问句式的艺术张力，依托多重意象的聚合形成，小令篇幅受限，词人舍弃繁复叙述，以月、风、花、柳、雁、酒、帘、灯等密集意象搭建情感场域。篇末设问句统摄零散的审美符号，让各类意象在同一语境里构建互文关联。意象跳出单一物象的范畴，化作承载离愁、羁旅、怀人、感时等复合情

绪的表意载体。设问介入前文意象的重组进程，推动景物层、心理层与时间层相互交织，实现意义的层累式生成。

意义叠合跳出简单堆砌的模式，归于有序的结构化整合，结尾设问依托疑问句式推动意象系统从静态排列转向动态联结，引导读者在发问中梳理意象间的潜在线索。前文铺陈暮色、归舟与远山等景致，末句设问可将空间阻隔、人物处境与情感归属归入同一阐释链条，加深作品的象征意义与情绪内涵。小令的余韵不靠末句单独塑造，在设问牵引下，由意象群的多向指涉协同支撑。结尾一问彰显句法层面的开放特质，承载多重意象叠映后形成的深层审美容量。

（二）读者参与下的意义再生

结尾设问句式的核心特征，是不将意义局限于作者单向输出的维度，主动为读者预留充足的阐释空间。这种预留并非刻意留白的噱头，而是让文本跳出作者的主观限定，赋予读者参与意义建构的权利。设问出现后，文本便从“告知”转向“召唤”，读者不再被动接纳情感结论，需主动沉浸问题情境，对文中未尽之意作出贴合自身体验的心理回应^[3]。小令本就以含蓄为核心特质，设问更强化了这种接受美学层面的开放结构，让作品在文字终止之处，始终保持鲜明的未完成感。这种未完成感不是表达的疏漏，而是词人刻意营造的审美留白，引导读者主动填补文本空白。

面对“谁知”“何处”“几时”“怎奈”等疑问表达，读者会凭自身经验、审美记忆与文化联想补充词意，或是联结过往离别心绪，或是联想自身羁旅之愁，这一主动参与的过程，让文本意义生出全新的生成维度，打破了作者单一表达的局限。意义再生的发生，彰显词作审美重心从作者表达向接受过程的转移。设问句不提供固定答案，却搭建起再阐释的起点，读者得以将个人情感经验嵌入词境，完成从阅读理解到情感认同的深度转换。同一结尾设问，在不同接受主体那里会激发出各异的感觉：有人读出离别后的孤苦无依，有人感知岁月流转中的人生无常，也有人体会到时空阻隔里的精神空落与怅然。正是这种多义共存的接受机制，让宋词小令突破字面边界，拥有持久的审美活

性。结尾设问自此超越单纯的修辞形式，成为推动文本意义不断更新、让作品生命力得以延续的重要触发装置。

（三）小令审美特质的整体呈现

从整体艺术效果分析，结尾设问句式贴合宋词小令短章体制的审美追求，小令篇幅精短，核心特质依托以少总多、以约见丰，艺术优势不依赖铺张描摹，依托凝练表达生成悠长回味。设问句置于篇末，可将有限文本转化为无限意境，作品收束阶段留存扩展空间。这种写法强化含蓄蕴藉的表达风格，凸显婉转回环的抒情方式。小令之美依托不言尽、不说透、不封死的表达逻辑，设问句的句法特征与这一审美品格高度契合，能在最短篇幅里凝聚词体独有的神韵。

深入剖析，结尾设问还是小令审美机制综合运作的集中体现，它将语义开放、情感蓄积、节奏调控、声律回旋与意境延展统一于末句，全篇形成由局部指向整体的艺术闭环。前文铺展的景致、暗蕴的情愫、设计的声韵，于结尾一问中重新明晰，呈现小令精密灵动的篇章架构。读者在末句停驻时，感知的不是个别修辞的巧妙，而是整首词在结构、音律与情思层面的整体共振。设问句式对余韵的营造，不只服务个别句段，直接参与小令审美特质的完整呈现。

结语：

本文聚焦宋词小令结尾设问句式的结构功能展开探析，梳理该句式在语义开放、情感递进与节奏调控层面的具体作用。设问句依托未完成的表达形式，让文本在收尾阶段依旧保有延伸空间，助力意境与情思的持续生发。多重意象的聚合搭配读者的主动参与，能让作品的内涵意义得到逐层深化。结尾设问加固小令含蓄蕴藉的审美特质，展现词体语言与结构相互配合的独特艺术属性。

参考文献：

- [1] 曾仁光. 唐诗宋词融入文化认同教育三维审视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5, (46): 73-75.
- [2] 李钟芳. 小令的叙事特征及其流变研究 [J].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 27(03): 71-76.
- [3] 高明伊. 宋代乐府诗学研究 [D]. 苏州大学, 2023.